

姚察《漢書訓纂》輯佚及研究

——以姚察注與顏師古注之關係為中心*

林翠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 要

姚察 (533-606)，字伯審，歷仕梁、陳、隋三朝，有《漢書訓纂》三十卷，頗行於世。此書久佚，幸《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屢有徵引，日藏唐寫本《漢書·揚雄傳》殘卷校語中亦存其佚文百餘條，由此可窺其崖略。據《舊唐書》所載，姚察曾孫珽嘗以《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乃撰書發明舊義。取《訓纂》為己說者何人，文中並未明言，惟清代沈欽韓以為，「作賊之人」顯指顏師古 (581-645)。今人楊明照、吉川忠夫等，俱持此論。本文自傳世文獻鉤沉《訓纂》佚文，對讀姚、顏二注，發現顏書既多襲取姚注，亦時有補充、匡正其說，惟由始至終，皆不出其名。本文指出，此蓋師古出於回歸古注之原則，刻意將一切近代注家排斥於《漢書》注釋的傳承脈絡之外。

關鍵詞：姚察，顏師古，《漢書》，《漢書》注，《漢書訓纂》

* 本文初稿為筆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修讀本科時之「專題研究」論文，原題為「姚察《漢書訓纂》研究」，由潘銘基教授指導。感謝潘老師於寫作過程中的鼓勵與指正。本文於初稿基礎上作了不少修訂，此次投稿承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惠賜卓見，謹致謝忱。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碩士生，電子郵件信箱：janicelinggg@link.cuhk.edu.hk

一、小引

《漢書》初成，即為學者所重。自漢迄隋，為之作注者不乏其人。及至唐初，顏師古（字籀，581-645）¹ 奉太子李承乾之命撰作新注，其注條理精密，折中諸家之說而集其大成，因得「孟堅忠臣」之譽。自小顏注出，舉世宗之，其餘諸家盡廢。顏注所引者尚且賴以得存，餘者則多湮沒而無聞於後。

陳有姚察（533-606），以精於班史揚名當世，所撰《漢書訓纂》三十卷，頗行於時。不但唐人著作屢有徵引，其書甚至東渡日本，一度流傳於貴族子弟與學官之間。然而，《訓纂》作為六朝末以至隋唐《漢書》重要注釋之作，卻似乎未為顏注所採。〈敘例〉臚列前人二十三家，並無姚察之名，師古全書亦未見稱引。惟《舊唐書·姚瑒傳》有如下記載：

瑒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瑒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²

取《訓纂》為己說者何人，文中並未明言。直至清代，沈欽韓取其書佚文與顏注相對照，始云：「作賊之人，顯指師古。」³ 後世學者多從其說。今人楊明照列出六例，指師古必曾得見《訓纂》，而竊其文為己說。⁴ 日人吉川忠夫舉出姚、顏注相合者十二條，亦以為師古曾取姚說以資參考。⁵ 要之，顏注有所取資於《訓纂》，殆無可疑。然而師古於〈敘例〉明列前人二十三家之姓名、爵里，以示無意掠美，

¹ 《舊唐書》云「顏籀字師古」，《新唐書》則言「顏師古字籀」。後世學者多從前說，謂師古以字行，惟許經豪指出，顏氏注《漢書》全書皆自署「師古曰」，而其注〈匡張孔馬傳〉云：「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是知「師古」非其字。又師古有弟三人：相時（字睿）、勤禮（字敬）、育德（字不詳）。由此推之，師古亦當以二字為名，以單字為字。許經豪，〈顏師古名字小議〉，《中國語文通訊》，76（香港：2005），頁19-25。

²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89，頁2907。

³ 沈欽韓，《幼學堂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嘉慶十八年（1813）刻道光八年（1828）續刻本），卷6，〈漢書疏證序〉，頁367。

⁴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漢書顏注發覆〉，頁96-97。

⁵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東方學報》，51（京都：1979），頁279-283。此文亦收入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84）第303-42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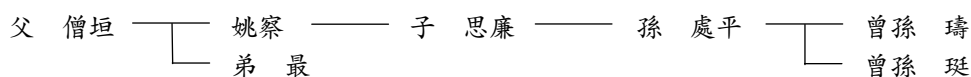
何以至姚察則一改前態，擅取其說而不出其名？吉川氏認為姚察注中有近代史注之通弊，故為師古所排斥，然而事實是否如此？本文擬就《訓纂》一書及其與顏注之關係作深入分析，以釐清上述問題。下文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將略述姚察之生平事跡，並自傳世文獻鉤沉《訓纂》佚文，考察其書之體例、引注及流傳情況；第二部分將對讀姚、顏二注，以見師古如何因襲、補充及駁正姚察之說；第三部分將檢討吉川忠夫之說，探討顏注一字不提姚察之因由。

二、《漢書訓纂》考略

《隋志》載「《漢書訓纂》三十卷」，注云「陳吏部尚書姚察撰」；⁶ 兩《唐志》所記並同，惟不署官銜。⁷ 以下將自姚察生平入手，略述其人及其《漢書》之學。

(一) 姚察及其《漢書》之學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九世祖信為吳太常卿，父僧垣精於醫術，初仕梁，後入周，隋封北絳郡公。察於梁元帝時任原鄉令，後為史佐，及陳王踐阼，留仕江南，官至吏部尚書。陳滅入隋，授祕書丞，別敕成梁、陳二代史。大業二年(606)，未竟而終。子思廉承父遺志，修成《梁》、《陳》二書。



圖一：姚氏世系圖

姚察歷仕梁、陳、隋三朝。隋文帝嘗言：「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⁸ 可見其學問、品行皆為當世所稱。姚察博極墳史，尤精班《漢》。

《隋志》正史類〈序〉云：「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

⁶ 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 33，頁 1082。

⁷ 劉昫等，《舊唐書》，卷 46，頁 198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8，頁 1454。

⁸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27，〈姚察傳〉，頁 352。

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⁹《陳書》本傳記其聘周，云：「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¹⁰劉臻即劉顯之子，父子二人皆有「《漢》聖」之稱。¹¹姚察聘周之時，劉臻慕名向其請教《漢書》疑事，可見姚察是時業以《漢書》之學揚名南北。據《周書》所記陳人來聘之期，結合姚察本傳之記載，其聘周一事當在太建四年（572）或翌年，時姚察年約四十。¹²

姚察治史，當有家學淵源。其弟姚最亦精於史學，《周書》稱其「博通經史，尤好著述」，有《梁後略》十卷，見《隋志》古史類；其父姚僧垣雖以醫術行世，然《周書》記其「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為學者所稱」，明其少時亦嘗習史。¹³僧垣以前，吳興姚氏見於史傳者罕，惟《宋書·天文志》引察九世祖姚信《昕天論》，開首即曰「嘗覽《漢書》云」，知其亦曾習讀班書。¹⁴然則吳興姚氏習史之風早已有之，非自僧垣二代方始。姚察之所以精於班《漢》，實非無由。《舊唐書》記姚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¹⁵又記姚珽「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¹⁶可見在姚察以後，《漢書》亦作為

⁹ 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33，頁 1085。

¹⁰ 姚思廉，《陳書》，卷 27，〈姚察傳〉，頁 349。

¹¹ 劉顯有《漢書音》二卷。《顏氏家訓·書證》云：「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6，頁 535。《隋書·劉臻傳》：「〔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76，頁 1944。

¹² 《周書·武帝紀》記陳宣帝在位時七次遣使來聘，分別為建德元年（572）七月辛丑、二年閏正月己巳、九月乙丑、四年七月甲戌、十二月丙子、五年八月乙丑及六年五月庚子。《陳書》本傳記姚察使還後補東宮學士，後遷尚書祠部侍郎，復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案〈宣帝紀〉及〈宜都王叔明傳〉記陳叔明於太建五年（573）十二月乙巳立為宜都王，尋授宣惠將軍，七年十二月丙辰授東揚州刺史，尋為輕車將軍。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 5，頁 81、82；卷 6，頁 92、94、95、103；姚思廉，《陳書》，卷 27，〈姚察傳〉，頁 349；卷 5，頁 86、89；卷 28，頁 368。由是推之，姚察聘周不可能晚至太建七年，而只可能在太建四年七月、五年正月（案：南北兩地置閏不同）或九月。

¹³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 47，〈姚最傳〉，頁 844；〈姚僧垣傳〉，頁 840。《梁書·任昉傳》姚察論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姚思廉，《梁書》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14，頁 258。姚察與其父弟留情於文史，蓋亦時代風氣使然。

¹⁴ 沈約，《宋書》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3，頁 680。另參陳金城，《南朝四史對《漢書》史學繼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0），頁 49。

¹⁵ 劉昫等，《舊唐書》，卷 73，〈姚思廉傳〉，頁 2592。

¹⁶ 陝西漢唐石刻博物館藏《姚珽墓志銘》云：「先是吏部府君撰《漢書訓纂》三十卷，公又廣而演之，為《紹訓》四十卷，雜以疏議，學者宗之。」與《舊唐書》所記合。王瑾等，〈追尋唐人的仕宦足跡——以唐《姚珽墓志》為例〉，《陝西開放大學學報》，24.1（西安：2022），頁 64-

姚氏家學，傳承四代而不衰。

姚察一生著作等身，其中與《漢書》相關者三種：《漢書訓纂》三十卷、《漢書集解》一卷及《定漢書疑》二卷。¹⁷ 後二種僅見於《隋志》，兩《唐志》未錄，蓋流傳不廣，唐時已亡，兩書內容今已無考。¹⁸ 至於《訓纂》，自卷數推之，當為姚察最主要之《漢書》著作。此書雖亦不傳於今，然而唐人頗多徵引，由此可窺其崖略。以下將自佚文、流傳、體例、引注四方面，略述《訓纂》一書。

(二)《漢書訓纂》佚文考索

《訓纂》目前尚無輯本。日人洲脇武志初步考索其佚文，列出各書所引條數，惜遺漏不少。¹⁹ 本文翻檢傳世文獻，共輯得《訓纂》佚文 197 條。以下將曾徵引《訓纂》之文獻列如表一，並逐一標注成書年代，以見《訓纂》之流傳情況。

自表一可見，現存《訓纂》佚文主要來自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史記索隱》及《史記正義》三種文獻，其餘散見他書者僅有十數條。以下將就上述三書所存《訓纂》佚文作進一步考察。

1.《史記索隱》及《史記正義》

二書稱引姚察，頗多異名，或曰「姚察」，或曰「姚氏」，或曰「姚丞」，或曰「姚承」，實則四名所指，皆為一人。《索隱》署以「姚氏」之條，《正義》往往引作「姚察」，是知二名無別。²⁰ 姚察曾任隋祕書丞，故張、馬又以「姚丞」稱之，此猶呼師古為「顏監」，皆表敬意。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及延久五年

65。

¹⁷ 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33，〈經籍志二〉，頁 1082。

¹⁸ 姚振宗疑《集解》即《訓纂》之錄本、《定疑》即劉臻所訪之十餘條。姚振宗撰，劉克東等整理，《隋書經籍志考證（二）》，收入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 15 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卷 11，〈史部一·正史類〉，頁 517、518。

¹⁹ 洲脇武志，〈姚察『漢書訓纂』とその受容〉，《東洋文化》，113（東京：2016），頁 44-58。此文亦收入洲脇武志《漢書注釈書研究》（東京：游学社，2017）第 162-176 頁。

²⁰ 如〈天官書〉「大荒駱歲」下，《索隱》所引姚氏說與〈曆書〉「大芒落」下《正義》所引姚察注同；〈劉敬叔孫通列傳〉「置法酒」下，《索隱》所引姚氏說與南化本校語中《正義》所引姚察注同；〈南越列傳〉「先陷尋陝」下，《索隱》所引姚氏說與《大事記解題》卷十二中《正義》所引姚察注同。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27，頁 1567-1568；卷 99，頁 3298-3299；卷 113，頁 3602-3603。

表一：徵引《漢書訓纂》文獻列表

	成書年代	文獻名稱	條數
1	唐顯慶三年 (658)	李善《文選注》	1
2	唐龍朔三年 (663) 前	顧胤《漢書古今集義》 ²¹	10
3	唐高宗時 (649-683)	佚名《文選鈔》 ²²	5
4	唐儀鳳元年 (676)	李賢《後漢書注》	1
5	唐永淳元年 (682) 前後	沈遵行《漢書問答》 ²³	1
6	唐開元十五年 (727)	張懷瓘《書斷》	1
7	唐開元十八年 (730) 前	慧苑《華嚴經音義》 ²⁴	1
8	約唐開元二十年 (732)	司馬貞《史記索隱》 ²⁵	65
9	唐開元二十四年 (736)	張守節《史記正義》	12
10	唐貞元十七年 (801)	杜佑《通典》	2
11	日本平安 (794-1185) 初期	「師說拾遺」 ²⁶	3
12	日本天曆二年 (948)	日藏《漢書·揚雄傳》校語	111
13	宋太平興國 (976-983) 年間	樂史《太平寰宇記》	2
14	宋景祐二年 (1035)	景祐本《漢書》 ²⁷ 卷末余靖上言	1
15	宋熙寧九年 (1076)	宋敏求《長安志》	1
總數 (除去重複)			197

²¹ 此書已佚，惟日藏《漢書·揚雄傳》校語多引其文。

²² 此書已佚，惟唐鈔《文選集注》多引其文。有關《文選鈔》之成書年代，見森野繁夫、富永一登，〈文選集注所引「鈔」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29（東京：1977），頁 91-92。

²³ 此書已佚，其引姚注一條見宋庠，《國語補音》，收入韋昭注，《國語》第 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遞修本），卷 3，〈晉語九〉，頁 8a。《崇文總目》記此書為「唐沈遵行撰」，《新唐志》作「沈遵」，疑脫「行」字。王堯臣等編，錢東垣輯釋，《崇文總目》第 2 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1882）後知不足齋刊本），卷 2，〈正史類〉，頁 2a；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58，頁 1457。沈遵行生卒年無考，惟永淳元年（682）楊炯〈庭菊賦序〉云：「顏強學、沈尊行以博聞兼侍讀。」祝尚書，《楊炯集箋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1，頁 101。案：「尊」與「遵」古字通，《事類備要》引此正作「遵」。此「沈尊行」當即撰作《漢書問答》之「沈遵行」。謝維新、虞載輯，《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第 2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 44，〈總東宮官〉，頁 5a。

²⁴ 成書年代不詳，惟開元十八年《開元釋教錄》已著錄此書。

²⁵ 成書年代不詳，此取李梅訓之說。李梅訓，〈司馬貞生平著述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1（蕪湖：2000），頁 109-111。

²⁶ 此為小林芳規整理多種日藏漢籍之「師說」而成。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頁 1526-1563。

²⁷ 尾崎康指出此本實為「北宋末南宋初刊」。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頁 232-236。以下為行文之便，仍隨學界通稱「景祐本」。

(1073) 點本《史記·孝文本紀》裡書「師說」中，亦有稱姚察為「姚丞」或「姚察丞」之例，可證。²⁸ 至於「姚承」，洲脇武志謂為字之誤。案「丞」、「承」二字古多相借，敦煌寫本中亦常以「丞」為「承」，蓋二字時有混用。²⁹ 要之，兩家注所謂「姚承」者，即「姚丞」，同指姚察。

《索隱》、《正義》徵引姚察注頗多，前人嘗就此進行統計，甚或羅列引文，惜其所檢或有未備。應三玉誤分「姚察」、「姚丞」、「姚承」為三家，又其檢《索隱》引姚注 55 條，漏去 10 條。³⁰ 程金造檢出 65 條，卻有誤收、漏收者。如〈貨殖列傳〉「姚氏，氏，音支。僕，音魯可反」，檢黃善夫本《史記》及單刻《索隱》，「姚」字皆作「烏」，此條乃小司馬訓解文中「烏氏」二字，非引姚察注。³¹ 又，應氏檢《正義》引姚注 4 次。³² 誠然，今三家注本中《正義》引姚察僅 4 條，然三家注原來各自單行，宋人合刻三書，採附《正義》於《集解》、《索隱》之下，多所刪節。³³ 今所見《正義》早非原本。近代不少學者皆嘗試輯補其書，如瀧川資言自古活字本《史記》欄外批注中輯出千餘條，水澤利忠、小澤賢二為之訂補，袁傳璋又於五種宋人著作中再作鉤沉，所獲甚豐。本文自前人所輯二千餘條《正義》佚文中，檢得三家注本所不載之姚察注 8 條。其中 5 條來自古版本《史記》校語，1 條來自王應麟《玉海》，2 條來自呂祖謙《大事記解題》。³⁴ 惜

²⁸ 殘卷校語稱「姚丞」之例甚多，今不逐一列舉。至於「姚察丞」，見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究》，頁 1528。

²⁹ 洲脇武志云：「正如張文虎《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中所指出，此『姚承』乃『姚丞』之誤。」洲脇武志，〈姚察『漢書訓纂』とその受容〉，頁 57。（原文為日語，由筆者自譯。以下日語引文皆同此。）惟考張文虎原句云：「警云前卷多作『丞』。」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5，〈儒林列傳〉，頁 704。張文虎僅引錢泰吉說，指出前文多作「姚丞」，並未以「承」字為誤。「承」、「丞」二字古書通用之例甚多，又《敦煌俗字典》亦指出：「以『丞』為『承』，敦煌寫本極其頻繁。」黃征，《敦煌俗字典（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頁 88-89。

³⁰ 應三玉檢《索隱》引「姚察」54 次、「姚承」1 次，合共 55 次。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195、205。

³¹ 程金造編，《史記索隱引書考實》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446。

³² 應三玉檢《正義》引「姚察」2 次、「姚丞」及「姚承」各 1 次，合共 4 次。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頁 195、204、205。

³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蓋其標字列注亦必如《索隱》。……至明代監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更多所刪節，失其本旨。」魏小虎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第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45，〈史部一·正史類一·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頁 1450。實則三家注本早於南宋已有，黃善夫本即其例。

³⁴ 小澤賢二，《史記正義佚存訂補》，收入水澤利忠編，《史記正義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4），〈孝文本紀〉，頁 676；〈封禪書〉，頁 679；〈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738；〈汲鄭列

《正義》單刻本今已不傳，否則所存姚注數目當更可觀。

2. 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校語

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為顏師古注本，對應今本〈揚雄傳上〉，自「獨載反離騷」之「反」字始，至尾題而止。文中「淵」、「秉」、「民」皆缺末筆，「虎」字有改為「武」者，「世」、「治」、「旦」、「顯」不諱，蓋出初唐寫本。³⁵ 此卷原為竹添進一郎所藏，後轉讓予武居綾藏，昭和（1926-1989）初年落入朝日新聞社社長上野精一之手，平成二十七年（2015）由京都國立博物館購入。³⁶ 日本文化財審議委員會審定為「日本國寶」，彌足珍貴。

神田喜一郎嘗為之撰寫跋文，云：

此卷欄內外有後人校語，書法與卷尾「天曆二年五月廿一日點了藤原良秀」十五字相同，則知其出良秀，良秀未詳何人，然亦是千年舊迹，況其所徵引皆六朝隋唐佚籍，斷圭殘壁猶足以矜珍貴。其中有曰「訓曰」、「察按」者，乃姚察《漢書訓纂》；有曰「集」者，乃顧胤《漢書古今集義》。³⁷

神田氏謂「訓」即《訓纂》，「集」即《集義》，殆無可疑。文中間亦直出姚察、顧胤之名。然其云校語出自良秀之手，則非。卷尾四字，當從小林芳規釋為「藤原良佐」。良佐出身藤原北家魚名流，為藤原山蔭（824-888）之玄孫，於天曆二年（948）蓋正值壯年。且其族祖在衡（892-970）亦嘗訓說《後漢書》，良佐習讀《漢書》並為之加點亦合理不過。³⁸ 國內學者如高步瀛、饒宗頤、李步嘉等，咸稱校

傳》，頁 752；〈酷吏列傳〉，頁 756；袁傳璋，《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82-83、125。又《大事記解題》卷八「鴻門」下《正義》引姚察說，此條袁書失收。呂祖謙，《大事記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卷 8，頁 294。

³⁵ 京都国立博物館編，石塚晴通等解說，《国宝漢書楊雄伝第五十七》（東京：勉誠出版，2019），石塚晴通、小助川貞次〈本文・訓点解題〉，頁 81-82。「虎」諱作「武」之例，見顏注「哮虎之陳」。同前引，頁 46。

³⁶ 同前引，上杉智英〈書誌解題〉，頁 73。

³⁷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編，《漢書楊雄傳殘卷》，《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 2 集（京都：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35），頁 82。

³⁸ 良佐曾祖兼三與在衡之父有賴為兄弟。天曆二年時在衡年五十七，假設兼三父子皆在二十餘歲結婚生子，則良佐是時約二十歲。詳見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

語出自「良秀」之手，蓋相襲而誤。³⁹

藤原良佐徵引《訓纂》之時，多於「訓」字下直接抄錄原文，或徑以「察案」二字起首。抄錄時凡有所省略，亦以「云云」二字標明，頗能保留其書原貌。姚察所引史文若與顏本有異，又或斷句不同，藤原氏亦一一標出，可謂難得。據本文所檢，校語共存《訓纂》佚文 111 條，數目相當可觀。

(三)《漢書訓纂》中日流傳考

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隋志》並兩《唐志》俱有載錄。據前文所檢，唐人著作徵引其文者不下十種，姚書之行於唐，可見一斑。及後，小顏注大顯於時，諸家舊注流傳日稀，《訓纂》於《崇文總目》及《宋志》已不見著錄。檢太平興國年間 (976-983) 樂史《太平寰宇記》、景祐本《漢書》卷末景祐二年 (1035) 余靖上言、熙寧九年 (1076) 宋敏求《長安志》皆嘗徵引其文，則《訓纂》於北宋似尚存。然以上三者所引不過一二條，或是轉引自前書亦未可知。⁴⁰ 北宋初年，宋祁 (998-1061) 嘗得見蕭該《漢書音義》殘卷，當即如獲至寶，不但利用殘卷校對《漢書》，更於筆記中逐條抄錄其注，言：「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⁴¹ 姚察《訓纂》同未為顏注所收，且規模、名氣皆不下於蕭該《音義》。宋祁如此重視蕭該之書，卻對《訓纂》隻字未提，可證其書於北宋初年已罕有流傳。

《訓纂》一書不但行於中土，更嘗東渡日本。寬平三年 (891)《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已著錄此書，載為「卅卷」。⁴² 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天曆二年 (948) 藤原良佐校語中抄入《訓纂》之文百餘條，又南化本《史記》、延久五年 (1073) 點本《史記·孝文本紀》及大永二年 (1522)、享祿三 (1530)、四年點本《後漢

究》，頁 817-818。近年京都國立博物館影印此卷，書後解題亦以殘卷校點者為藤原良佐。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国宝漢書揚雄傳第五十七》，石塚晴通、小助川貞次〈本文·訓点解題〉，頁 82。

³⁹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注義疏》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7，楊子雲〈羽獵賦〉，頁 1887；饒宗頤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楚辭書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 1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2003），頁 335；李步嘉輯佚，《韋昭《漢書音義》輯佚》（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頁 9-10。

⁴⁰ 南宋《路史》羅莘注及元王幼學《通鑑綱目集覽》亦嘗引《訓纂》，然前者所引一條近於《通典》，疑是轉引自杜佑書，後者所引諸條則顯係轉引自《索隱》。

⁴¹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收入左圭編，《百川學海》第 2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卷中，〈考古〉，頁 3b。

⁴² 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556-557。

書》校語「師說云」⁴³ 下亦嘗徵引姚察之說，是知《訓纂》於平安初中期曾流傳於貴族子弟與學官之間。及至平安後期，藤原通憲 (1106-1160)《通憲入道藏書目錄》載為「四卷」，已是殘帙。⁴⁴ 此後，《訓纂》於中日兩地再不見著錄。由是推之，此書於日本之亡佚當略晚於中土，約在平安末年至鎌倉 (1185-1333) 初葉。

(四)《漢書訓纂》體例及引注考

《漢書訓纂》顧名思義，即纂集諸家《漢書》訓釋之書，與「集注」、「集解」異名而同實。唐裴安時有《史記纂訓》，宋丘子野有《論語纂訓》，其名皆取義相近。清惠棟撰《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其凡例云：「則取姚察《漢書》之名，謂之『訓纂』。……夫註家之學，皆纂輯古今之書而成之者，故《論語》有集註，《漢書》有集解。纂，猶集也。訓者，復古也。」⁴⁵ 自此以後，大量以「訓纂」為名之集注湧現，如朱彬《禮記訓纂》、宋翔鳳《小爾雅訓纂》、魏茂林《駢雅訓纂》等，「訓纂」之稱遂為世所知。

姚察《訓纂》之體例近於顏注，先以「某某曰」徵引前人注解，凡有所補充，則於「察案」下加上案語，或辯前人之是非，或補舊說之未備。如下例：

《文選·聖主得賢臣頌》「公輸削墨」引《文選鈔》：

應劭曰：「公輸，魯班姓。」察案：《禮記》云：「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少，請以機封。」《代本》云「公輸般」，宋衷以為當魯哀公時。

劉熙注《孟子》云：「或以為昭公子。般是魯人，故云魯般。」⁴⁶

姚察先引應劭注，指出「公輸」為魯班之姓，繼而援引《禮記》、《世本》二書之相關記載，補充其事跡及時代，未引東漢劉熙《孟子》注，指出一云「公輸」乃指魯昭公之子。是知《訓纂》不但總集前注，亦博採他書之說。

⁴³ 據小林芳規考證，「師說」即平安時代 (794-1185) 初期大學寮教師之講說。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究》，頁 682。

⁴⁴ 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錄》，收入搞保己一編纂，《群書類從》第 28 輯（東京：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86），卷 495，〈第十六櫃〉，頁 190。

⁴⁵ 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25-22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湖北省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惠氏紅豆齋刻本），頁 689。

⁴⁶ 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註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 93，頁 13。斯波六郎等誤以為文中「察案」之「察」乃《文選鈔》作者之名，非也。「察」即姚察。詳見金少華，《古抄本《文選集注》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 133-137。

自現存佚文觀之，《訓纂》所採《漢書》舊注不下服虔、應劭、劉德、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十一家。⁴⁷ 此與顏注所引二十三家高度重合，兩書注解來源當相差無幾。觀〈敘例〉可知，師古所採舊注主要來自三家集解：晉灼、臣瓚及蔡謨。晉灼為西晉時人，有《漢書集注》十四卷，為班書集解之始。⁴⁸ 現存《訓纂》佚文所引注家下限，亦正是晉灼。惟〈敘例〉云：「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⁴⁹ 姚察大半生皆仕梁、陳，未必得見此書。在晉灼以後，臣瓚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蓋於《集注》所採外再添數家而成。⁵⁰ 東晉蔡謨全取瓚書散入史文，乃成《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注本。此二家之書皆可能為姚察所據。景祐本《漢書》卷末引《訓纂》云：

瓚所采眾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
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⁵¹

晉灼亦為「瓚所采眾家音義」之一。如此看來，姚察似乎確未得見《集注》。上文既言諸家舊注並因晉亂湮滅，可證《訓纂》所採必出自前人集解。而姚察不但知臣瓚書之卷數，更能指出蔡謨散之於史文下而成注本，可知其當曾親見此二書。由是推之，《訓纂》所採舊注很可能正出自臣瓚、蔡謨之集解。又依姚察所言，其時

⁴⁷ 殘卷「蹶彭咸之所遺」，校語引《訓》：「李云：『殷大夫。』」京都国立博物館編，《国宝漢書楊雄傳第五十七》，頁 13。〈敘例〉所列姓李者有李斐、李奇二人，惟李斐注僅見十二紀，此處姚察所引當是李奇。

⁴⁸ 〈敘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此書《隋志》作「十三卷」，兩《唐志》則載為「十四卷」，與〈敘例〉同。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33，頁 1082；劉昫等，《舊唐書》，卷 46，頁 198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58，頁 1454。

⁴⁹ 班固，《漢書》，頁 1。

⁵⁰ 王鳴盛云：「〈敘例〉臚列諸家姓名爵里出處凡二十三人，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師古則于五種外，又添荀悅《漢紀》並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王鳴盛撰，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 7，〈漢書敘例〉，頁 69。王氏所言，蓋自〈敘例〉所列諸家次序推論而得。然而，以韋昭為例，顏注引其說 175 條，其中未見晉灼辯其是非之例，惟臣瓚時有訂正其說。由是推之，韋昭一家當為臣瓚所添，非晉書原有。要之，二書具體引注範圍仍有待考察。

⁵¹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遞修本），〈前漢末〉，頁 3a。為與中華版區別，後文引用此書皆加注「北圖版」。

服、孟注解尚存於世。據《隋志》及兩《唐志》，服虔有《漢書音訓》一卷，孟康有《漢書音義》九卷。⁵²《訓纂》或亦嘗參考此二單注。

三、姚察注及顏師古注關係探論

姚察《訓纂》於唐代廣為流傳，時人著作每多徵引。然而，師古作注之時，卻似未參考其書。〈敘例〉臚列前人二十三家，姚察不在此列，顏氏全書之中，亦未嘗稱引其名。惟《舊唐書》記姚珽嘗以曾祖《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乃撰《紹訓》以發明舊義。取姚察書為己說者何人，文中雖未點明，然而沈欽韓〈漢書疏證序〉云：

考〈儒林傳〉秦景通與弟暉及劉訥言號為《漢書》宗匠，但以教授，不聞訓，故作賊之人，顯指師古。證以《史記索隱》，則姚氏、孔文祥、顏遊秦等姓名固在，與師古今注悉同。又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前書音義》，李善注《文選》引漢魏諸賢，間與師古同者，又其浸淫蠶食者也。大抵其注稍有可觀，即是姚氏《訓纂》。⁵³

實則，隋唐注史之風甚盛，縱二秦與劉未曾訓《漢書》，為之注解者亦多矣。然而沈氏以為「作賊之人」乃師古，不無因由。一、取今本顏注與《索隱》諸書對照，確可見師古暗襲姚說之跡；二、兩《唐書》雖未明言取《訓纂》為己說者何人，然而，正如吉川忠夫所指出，師古無疑是「後之注《漢書》者」中最为顯著的存在；⁵⁴ 三、顏注成於貞觀十五年（641），恰為姚珽（641-714）所生之年。⁵⁵ 唐楊炯

⁵² 《隋志》云：「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並亡。」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33，頁 1082。此書於兩《唐志》復出，卷數相同，而名曰《漢書音義》。劉昫等，《舊唐書》，卷 46，頁 1986；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58，頁 1454。案：孟康之注雖有注音，卻以釋義為主，其書名當以《音義》為是。《隋志》蓋脫一「義」字。

⁵³ 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 6，頁 366-367。楊守敬亦持此見，以為《新唐書·姚珽傳》所記「當即指師古而言」。楊守敬著，施和金整理，《晦明軒稿》，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5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漢書古注輯存》序〉，頁 1177。

⁵⁴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79。

⁵⁵ 〈敘例〉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班固，《漢書》，頁 1。羅香林云：「考《爾雅》太歲在辛曰重光。貞觀惟五年為辛卯，十五年為辛丑，五年不合，故上《漢書

〈王勃集序〉記：「〔勃〕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⁵⁶ 王勃九歲即顯慶三年（658），時距顏注始就不過十七載，而其書已行於世。⁵⁷ 又，顧胤約卒於龍朔三年（663），而其《漢書古今集義》亦多次引用師古之說。⁵⁸ 由此推之，姚珽在世之時，當正值顏注大行。眼見師古多襲取己曾祖之說，其書卻大顯於時，深為學者所重，姚珽憤而撰《紹訓》實在情理之中。

兩《唐書》所記「後之注《漢書》者」未必單指師古一人，然綜上三點，本文有理由相信，師古實為其中最主要之指涉對象。不過，顏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姚察之說，沈欽韓所謂「其注稍有可觀，即是姚氏《訓纂》」，又是否言之過甚，如此種種，尚待深究。以下將取本文所輯《訓纂》佚文與今本顏注對讀，全面考察兩者之關係，並嘗試平議師古「竊取」姚注一說。

（一）顏注襲取姚注例

本文所輯《訓纂》佚文凡 197 條，減去只有舊注而無姚注之 44 條，共得 153 條，而其中 22 條（14.4%）皆與顏注相似。姚氏或訓釋字詞，或考證名物，或申講文意，或駁正前說，其注凡有所發明，每為師古所襲。囿於篇幅所限，以下僅舉數例以言之。

例一：

《漢書·張馮汲鄭傳》「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⁵⁹

注》必在十五年。」羅香林，《顏師古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頁 55。姚珽生卒年見《舊唐書》本傳。劉昫等，《舊唐書》，卷 89，〈姚珽傳〉，頁 2907。

⁵⁶ 祝尚書，《楊炯集箋注》第 1 冊，卷 3，頁 264。《新唐書·王勃傳》：「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201，頁 5739。

⁵⁷ 王勃生年取永徽元年（650）之說。王勃著，蔣清翊註，《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附錄三，劉汝霖〈王子安年譜〉，頁 676。

⁵⁸ 《舊唐書·顧胤傳》：「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劉昫等，《舊唐書》，卷 73，頁 2600。

⁵⁹ 班固，《漢書》，卷 50，頁 2323-2324。

《史記·汲鄭列傳》「常置驛馬長安諸郊」正義：
姚承云：「邑外謂之郊，言長安四面之郊也。」⁶⁰

「郊」，如淳訓為交道四通處，臣瓚釋為郊祀之處，而師古指出兩說皆非，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師古引如、瓚二說而後駁之，彷彿其說自出己意，惟觀《正義》所引可知，師古不過取姚氏之言以為己說而已。楊明照云師古注「於前修成文，往往將為己說，括囊不言，有若自出機杼焉者」，⁶¹ 此即一例。

例二：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⁶²

《文選集注·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靶」引《文選鈔》：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也，字伯樂，善御者也。」察案：《左氏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既戰，郵良曰：『我御之上也。』」《外傳·晉語》云郵無正，《孟子》以為王良。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以善御功，死託於星。《天文志》『王良策四』是也。」《楚詞》□□孫陽，而《列子》云：「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老矣，子孫可使求馬乎？』」案：穆公薨至無恤御簡子，廿有八年，相距已遠。尋伯樂豈是無恤字乎？疑晏說誤耳。⁶³

張晏以為王良即郵無恤，字伯樂，而姚察先後舉出《左傳》、《國語》、《孟子》、《呂氏春秋》高誘注、《楚辭》及《列子》六書，以證伯樂與王良並非一人。對照之下可見，師古幾乎完全因襲了姚察的思路，除高誘注未採外，餘下所引五書並結論全同。觀此一例，顏注之暗用姚說，可無疑矣。

⁶⁰ 小沢賢二，《史記正義佚存訂補》，頁 752。

⁶¹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 112。

⁶² 班固，《漢書》，卷 64 下，頁 2824。

⁶³ 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註彙存》，卷 93，頁 15-16。

例三：

《漢書·張陳王周傳》「吾不用也」：

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⁶⁴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吾不用也」索隱：

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⁶⁵

師古於「一云」下所引，顯即姚察之說。師古與其叔父遊秦之見同，皆以孟說為得，但大抵又覺姚說有理，棄之可惜，故並存之。然而，師古引孟、如之注，皆直出其名，至引姚注卻不云「姚察曰」，而僅於「師古曰」下以「一云」出之，其不欲稱引姚察之意甚明。楊明照文收入此條，以為師古行竊之證。⁶⁶ 惟嚴格而言，師古既以「一云」引之，是未據姚注為己說。

(二) 顏注補充姚注例

以上三例，足證師古必曾得見姚氏《訓纂》，並取以為資。此外，姚注或有未盡善之處，顏注往往發明其義，補其未備。以下略舉數例。

例一：

《漢書·司馬相如傳》「葳持若蓀」：

師古曰：「葳，寒漿也。持當為苻，字之誤耳。苻，鬼目也。……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棗，此無橙也。……。」⁶⁷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葳橙」索隱：

張揖云：「葳持，闕。」郭璞云：「橙，柚也。」姚氏以為此前後皆

⁶⁴ 班固，《漢書》，卷 40，頁 2062。

⁶⁵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57，頁 2525。

⁶⁶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 96。

⁶⁷ 班固，《漢書》，卷 57 上，頁 2555。案：原書「苻」誤作「符」，據《爾雅·釋草》改，下引《索隱》同；又「棗」誤作「榛」，據下文及景祐本改。

草，非橙也。小顏云：「葢，寒漿也。持當為『苻』，苻，鬼目也。」⁶⁸

此句一作「葢橙」，一作「葢持」。姚察以為文中前後所涉皆為草名，此不當有橙。然而「橙」或「持」字當作何解，《索隱》所引姚注無說。顏注論及此處異文，不但與姚察同出一轍，點出「橙」字之不合理處，更進而指出，「持」當為「苻」之誤，說本《爾雅·釋草》：「葢，寒漿。」「苻，鬼目。」⁶⁹《索隱》於此句下先引姚注，復引顏注，顯是注意到後者正可補前者之未備。清洪頤煊亦言：「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也。小顏襲其說，因改其字。」⁷⁰

例二：

《漢書·司馬相如傳》「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⁷¹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

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⁷²

「弔」有二音，一音多嘯切，即「弔問」之「弔」；一音都歷切，指「至」、「來」。文穎以為「弔」當訓「至」，而姚察讀之如字，是不以文說為然。惟「弔」字當作何解，姚察似未細說。師古疏解文意，指出「右弔番禺」乃指東越伐南越，漢發兵救之，「弔」非訓「至」。王先謙《補注》引《左傳·襄公十四年》注：「弔，恤也。」⁷³義更明。「弔」有慰問、撫恤之義，如《孟子·梁惠王

⁶⁸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117，頁 3666-3667。

⁶⁹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24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8，頁 265、269。

⁷⁰ 洪頤煊，《讀書叢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年（1822）富文齋刊本），卷 21，〈漢書〉，頁 3a。

⁷¹ 班固，《漢書》，卷 57 下，頁 2578。

⁷²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117，頁 3690。

⁷³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下》：「誅其君而弔其民。」⁷⁴《文選·與陳伯之書》「弔民洛汭」，呂向注云：「弔，慰也。」⁷⁵並取此義。顏氏之意蓋亦如是。師古之說，恰可補姚注之未備。《索隱》先後援引姚、顏二注，大抵亦以為後者正能闡發前者之義。

(三)顏注駁正姚注例

顏注無疑吸收了不少《訓纂》之說。然而，吉川忠夫指出，姚瑛的憤慨固然合理，但師古取捨姚察說之前經過深思熟慮，這也是事實。⁷⁶取姚、顏二注細加比較，可知師古並非一味因襲，其於姚注之失當處，多所駁正。以下略舉數例。

例一：

《漢書·高帝紀》「相國鄴侯」：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鄴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鄴縣，音才何反，非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⁷⁷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十二·鄴縣》：

漢封蕭何為鄴侯。《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姚察曰：「兩縣同作鄴字，南陽鄴音贊，此沛鄴音嵯。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鄴。』以韻而言，則非南陽鄴也。」⁷⁸

《通典·州郡七》：

《說文》云：「鄴音贊，鄴縣在南陽。鄴，在何反，縣在沛郡。」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鄴。」又江統〈徂淮賦〉云：「戾鄴城而倚軒，寔蕭公之故國。」謂何

社，2012），列傳卷27，頁4156。

⁷⁴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5，頁165。

⁷⁵ 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四部叢刊》本），卷43，頁27b。

⁷⁶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283。

⁷⁷ 班固，《漢書》，卷1下，頁71-72。

⁷⁸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2，頁234。原文「姚察曰」內容之下引號在「音嵯」後，然觀《通典》所論，後數句蓋亦為姚察語，今改之。

封沛郡之鄜明矣。近代戴規《辯字》與姚察《訓纂》，傍將眾說，俱因此論。⁷⁹

敦煌 P.2973B 蔡謨注本《漢書·蕭何曹參傳張良傳》殘卷「先封為鄜侯」，「鄜」下有「才何反」三字夾注，正與顏注「或云」下所舉之反切相合。⁸⁰ 可見以蕭何所封為沛鄜之說，或早已有之。然而，早期注家大抵只是提出此說，至《通典》所舉戴規、姚察二人，方始以韻入手，取〈泗水亭碑〉、〈徂淮賦〉等前人韻文，以為何封沛鄜之證。戴氏《辯字》罕見他人稱述，其書似流傳不廣，而《訓纂》卻必為師古所見。然則顏氏此注，或即針對姚察而發。

例二：

《漢書·文帝紀》「殺北地都尉印」：

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⁸¹

《文選·北征賦》「弔尉印於朝那」李善注：

《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⁸²

顏注指摘徐廣云印姓段，而姚說正與徐同。洲脇武志認為，師古雖只舉出徐廣之名，實則亦在駁斥姚察等主張段姓者之說。⁸³ 王先謙則指出：「《通鑑》胡注亦云『徐廣曰印姓段』，而《史》《集解》引徐說，略與顏同，蓋顏、胡採他人說而誤以為徐也。」⁸⁴ 王說有理。案《史記·孝文本紀》「殺北地都尉印」，《集解》引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餅侯。匈奴所殺。」⁸⁵ 然則徐廣乃云印姓孫，為餅侯孫單之父，其說正與顏同。裴駟所引徐注頗為完整，當是直接錄自原

⁷⁹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177，頁4666-4667。

⁸⁰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93。有關此卷之注本歸屬，詳見孫顯斌，《〈漢書〉顏師古注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頁202-205。

⁸¹ 班固，《漢書》，卷4，頁126。

⁸²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9，頁428。

⁸³ 洲脇武志，〈姚察『漢書訓纂』とその受容〉，頁53。

⁸⁴ 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帝紀卷4，頁184。

⁸⁵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10，頁543。

書；相比之下，顏注並未引錄徐廣原文，而僅是於「師古曰」下提及徐氏有此說，很可能是單憑記憶而言，並未覆檢原書。胡三省同謂徐廣曰「印，姓段」，然其下引師古曰「非也，姓孫」，可知上引徐說大抵亦是襲自顏注，不足為憑。⁸⁶ 要之，王氏謂師古誤採他人之說，言之成理。楊明照亦持此論，並進而據《文選》注指出，顏注所誤採者即姚察之說，蓋師古曾得見姚氏書，而誤將其說與徐廣相混。⁸⁷ 楊氏所言近理。雖則主張印姓段者未必獨姚察一人，但在已知師古曾參考《訓纂》的前提之下，顏注誤引姚說的可能性相當大。

例三：

顏師古〈敘例〉：

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⁸⁸

景祐本《漢書》卷末余靖上言：

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駟〈史記序〉云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若謂為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祕書校書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眾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⁸⁹

余靖共引裴駟、韋稜、劉孝標、酈道元、姚察、顏師古六家之說。其中，裴、韋、顏三人闕疑，劉氏主張于姓，酈氏主張薛姓，姚察主張傅姓。主傅姓者未必獨姚察一人，但余靖既只引《訓纂》之說，則姚察當為其中代表。余氏於劉、酈之說僅一句帶過，至姚察「傅瓚」說，卻詳細引錄了二百餘字原文。小司馬考證臣瓚姓

⁸⁶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15，〈漢紀七·太宗孝文皇帝下〉，頁497。

⁸⁷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97。

⁸⁸ 班固，《漢書》，頁1-2。

⁸⁹ 班固，《漢書》（北圖版），〈前漢末〉，頁3b-4a。

氏之時，亦因襲此文，駁斥劉孝標「于瓚」之說而力主傅姓。⁹⁰ 由是觀之，姚察「傅瓚」一說大抵頗行於時，而壓過劉、酈之說。故〈敘例〉斥他人為臣瓚安施姓氏，亦不提于、薛二說，但舉傅族為例。以是推之，師古文中所指摘之「學者」，極可能正是針對姚察而言。余靖剪裁顏注文字，附於姚說之下，蓋亦緣此。

自以上所舉諸例，可略見姚、顏二注之關係。兩注頗多相合，甚或字字相符、分毫不差，足證師古必曾得見《訓纂》，且多所採摭。至於糾正、補充姚注之條目，未必皆師古有意為之，然若盡歸為巧合，恐亦不能服人。本文認為，師古撰注之時，必曾參考姚察《訓纂》，並作出修訂、補充，惟不出其名而已。今人陳直云：

唐時存在之注，如隋蕭該之《漢書音義》十二卷，隋包愷之《漢書音》十二卷，隋姚察之《漢書訓纂》三十卷，師古一概屏棄不錄，未免有偏見存乎其間。……師古當日如能採取眾長，折中諸說，其成果當不止此。⁹¹

實則，陳氏所謂「採取眾長，折中諸說」，師古早已為之。不但姚察《訓纂》如此，縱是蕭、包二家，楊明照亦同檢出顏注因襲其說之例。⁹² 大抵師古亦嘗參考其書，猶如取資《訓纂》，惟不出諸家之名而已。顏注所以大顯於時，舉世宗之，或正因師古能如陳直所言，博採眾長而多所駁正。

不過，姚注亦有勝於顏注之例。如〈韓信傳〉「其舍人得罪信」，姚察引〈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以證舍人即慎陽侯樂說，⁹³ 而師古但採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竟未察其與班、馬兩表不合。⁹⁴ 由是觀之，師古雖曾參考《訓纂》，卻

⁹⁰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附錄一，〈史記集解序〉，頁 4039-4040。

⁹¹ 陳直，《漢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自序〉，頁 2-3。

⁹²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 99-101。

⁹³ 《史記·淮陰侯列傳》「其舍人」，《索隱》引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記略同，惟樂說作樂說。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92，頁 3186；卷 18，頁 1125-1126。

⁹⁴ 班固，《漢書》，卷 34，〈韓彭英盧吳傳〉，頁 1878。案：陸賈以漢初人書漢初事，其說本當可信，惟宋人洪邁已指出，《楚漢春秋》「所言多與史不合」，王先謙亦云：「《楚漢春秋》確非陸賈元書，就諸書所稱引，悉與正史相違，豈有親見時事如斯乖舛！而前人取以證史，良為不審。」其言甚是。《楚漢春秋》不盡可據，師古實亦知之。《漢書·張陳王周傳》「絳、灌等或讒平曰」下，師古即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師古之所以於此句下獨取晉灼之說，蓋未見姚察注。洪邁撰，

當非逐條細閱，否則上述之注，師古如若見之，必不棄而不取。此外，吉川忠夫指出，今存姚注數量不多，但其中為師古所捨者亦不在少數。⁹⁵ 所言甚是。據本文考察，今存姚注為師古所取者不過 22 條 (14.4%)，沈欽韓以為「其注稍有可觀，即是姚氏《訓纂》」，此言委實過矣。事實上，顏注襲取、補充、駁正姚注的條目相加，亦僅 27 例 (17.6%) 而已。其餘注解，皆為顏注所割棄。由此可見，師古雖然利用《訓纂》，但程度並非如此之高。

(四) 顏師古「注書行竊」說平議

清代以降，學者多言師古乾沒諸家舊注。不但沈欽韓直斥不諱，王鳴盛、洪頤煊、王先謙、楊守敬等，亦謂師古掩他人之說以為己說，掠美自歸。⁹⁶ 而今人之指摘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陳直云：「師古之博學，我輩不能不加以承認，師古之欺世盜名，我輩亦不能不加以揭發。」⁹⁷ 楊明照更撰文臚列顏注暗襲前人三十三家暨四書凡四百三十條，痛斥其「注書行竊」。⁹⁸

觀前人所論，師古被斥「剽竊」之說，主要有三類：一、顏遊秦《漢書決疑》；二、〈敘例〉所列二十三家之說；三、其他《漢書》注家之說。吉川忠夫曾就第一類為師古辯解，指出不論顏注抑或《決疑》，歸根究柢皆為家學之集成。師古沿用叔父遊秦之說，正如遊秦亦必繼承其父之推之說，兩人注中都肯定有不少無法歸於一人名下的部分，視之為「剽竊」並不合理。⁹⁹ 至於第二類，其實亦有商

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容齋三筆》，卷 2，〈絳灌〉，頁 448；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年表卷 4，頁 662；班固，《漢書》，卷 40，頁 2040-2041。

⁹⁵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82。

⁹⁶ 沈欽韓云：「齊梁以降，陸澄、蕭詒、姚察等皆專門大師，泊顏氏父祖之講習，悉沒其名氏而揜有之，非司馬貞、張守節等發之，幾無由知其乾沒矣。……夫崇臺非一榦，珍裘不一腋，既藉眾賢，乃標絕智以質古人，能不有愧？」沈欽韓等，《漢書疏證：外二種》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1，〈高祖紀〉，頁 1。王鳴盛云：「師古之為人如此，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殆亦其一蔽乎？」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冊，卷 7，〈漢書敘例〉，頁 70。洪頤煊云：「顏師古《漢書集注》多掩他人之說以為己說。」洪頤煊，《讀書叢錄》，卷 19，〈漢書〉，頁 3b。王先謙云：「其中或引舊文，據為己說。……盜實遺名，有慙德矣。」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前漢補注序例〉，頁 1-2。楊守敬云：「……乃師古《序例》，並不存其名，其為浮薄，可勝咎哉！」楊守敬，《晦明軒稿》，〈《漢書古注輯存》序〉，頁 1177。諸家言辭輕重有別，然皆以為師古掠人之美。

⁹⁷ 陳直，《漢書新證》，〈自序〉，頁 3-4。

⁹⁸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 111-114。

⁹⁹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71。據〈顏氏家廟碑〉等記載，師古每有注述，必令其侄昭甫參定。吉川氏由此大膽推測，師古也許亦曾參預《決疑》之撰作。

權餘地，因諸家之名皆見〈敘例〉，顏注亦多明引，師古若有意攘善，何必如此？且有論者指出，《漢書》屢經傳抄，注文多有竄亂，舊本作「某某曰」者，今本往往誤署「師古曰」，非師古存心掩沒其名。¹⁰⁰ 然則以上兩類，竊盜罪名皆難坐實。但到了第三類，亦即包括姚察在內的其他《漢書》注家，上述說辭卻不再適用。姚察既與師古非親非故，顏氏全書包括〈敘例〉之中，亦從未稱引其名。

誠然，姚、顏注相合之二十二條，未必皆能稱得上「剽竊」。如〈揚雄傳〉「列宿乃施於上榮兮」，兩人同訓「施」為「延」；〈匈奴傳〉「直上谷以東」，兩人同訓「直」為「當」，此皆為常訓，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¹⁰¹ 又〈天文志〉「主葆旅事」下，師古引魏宋均《春秋緯》注，與姚察所引全同。¹⁰² 但轉引他書而未標出處，嚴格而言亦不構成抄襲。不過，撇去上述諸條不論，凡姚察獨出己見、有所發明之注，師古亦多襲取之而隱去其名。如〈叔孫通傳〉「置法酒」，文穎、蘇林各持一說，而姚察別出新解，謂為「進止有禮法」。¹⁰³ 師古盡棄舊注，以「禮酌」釋之，顯本姚注。又前文所舉「長安諸郊」，如淳、臣瓚二說並誤，惟姚注得之，而師古徑取其語以駁前人，有若自出機杼，此則難免有掠美之嫌。

從現代人的目光來看，師古「剽竊」姚注大抵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對時人而言，又是否如此？陳潔圓指出，姚瑛對後人襲取曾祖之說雖有不滿，然亦只是撰書「發明舊義」而已。又唐人陳伯宣注《史記》，《崇文總目》謂其「多取司馬氏

¹⁰⁰ 王永平、孫艷慶，〈顏師古《漢書注》“抄襲舊注”說之再檢討〉，《史學史研究》，2（北京：2010），頁 24-31。

¹⁰¹ 《漢書·揚雄傳》「列宿乃施於上榮兮」，師古曰：「施，延也。」班固，《漢書》，卷 87 上，頁 3527。日藏《漢書·揚雄傳》同句下，校語引《訓》云：「施，延。」京都国立博物館編，《国宝漢書楊雄伝第五十七》，頁 20。《漢書·匈奴傳》「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班固，《漢書》，卷 94 上，頁 3752。《史記·匈奴列傳》「直上谷」，《索隱》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110，頁 3496。

¹⁰² 今本顏注引宋均說五條，皆見〈天文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入《春秋緯元命苞》之中。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第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清光緒九年（1883）鄭煥仙館本），卷 57，頁 2155-2156。師古短於天文眾所周知，觀〈天文志〉一篇，幾乎完全沿用舊注，而「師古曰」僅二條，且皆訓釋字音、字義，不涉天文。吉川忠夫推測顏注所引宋均說乃襲自《訓纂》，當是。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316。

¹⁰³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置法酒」，《集解》引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引姚氏云：「進酒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之亂也。」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99，頁 3298、3299。又《正義》引姚察云：「謂之法酒者，異於私燕之酒，言進止有禮法也。古人飲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而不亂也。」文字較《索隱》所引為詳。小沢賢二，《史記正義佚存訂補》，頁 738。

《索隱》以為己說」，然亦僅言及此，並未多加譴責，可見其時之風氣如此。¹⁰⁴ 陳氏所言不無道理。實則，《舊唐書》論及《訓纂》之義為人所取，亦但言「隱沒名氏，將為己說」而已，及至宋祁撰《新唐書》，方改換其詞而云「竊取其義為己說」，是著作權之觀念已有不同。¹⁰⁵ 唐人注史，例多暗襲前說而不著其名。如《索隱》、《正義》雖常明引顏注，但兩書暗襲其說之例亦不下九十餘條。¹⁰⁶ 又〈史記集解序〉「臣瓚」下，司馬貞駁斥劉孝標于瓚之說，以為此瓚即傅瓚，洋洋灑灑百餘字，取與余靖所引《訓纂》之文相對照，因襲之跡昭然若揭。¹⁰⁷ 由是觀之，《索隱》、《正義》暗襲姚注之數，其實不見得少於師古，不過是後人無從稽考而已。

唐人著作權之概念尚未成熟，偶有襲用前說而不出其名之舉，亦無可厚非。然而，師古取《訓纂》以為己注，與時人之暗襲前說，實有本質之別。其時注書者未有著作權之概念，不執著於一字一句之出處，故行文往往不拘明引暗用，如《索隱》、《正義》引顏注，間出其名，間隱其名；顏注用二十三家之說，同樣既有明引，亦有暗襲。然而，顏氏全書之中，卻絕無稱引姚察之例。師古若以姚說為是，則襲用之而隱去其名；若以姚說為非，亦駁正之而不出其名。由是觀之，顏注不稱引姚察，實非時代風氣使然，而是師古有意為之。箇中因由為何，下節將再詳述，但不論如何，顏注存心隱沒姚察之名，儼若不知其書，實在於理有虧。縱使時人並未深責，亦難怪後代學者斥其「注書行竊」。

¹⁰⁴ 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第2冊，卷2，〈正史類〉，頁1a；陳潔圓，《〈漢書〉未署名音義整理與研究》（貴陽：貴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9），頁173。

¹⁰⁵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02，〈姚珽傳〉，頁3982。又案：《世說新語·文學》：「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已言取他人之注為「竊」。然文中稱郭書全取秀注，幾乎無所更改，此與顏注之暗用姚說不可同日而語。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上之下，頁244。

¹⁰⁶ 據潘銘基考察，《索隱》明引顏注136例，暗用48例；《正義》明引顏注85例，暗用43例。潘銘基，《〈漢書〉顏師古《注》探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哲學博士論文，2005），頁169-185、198-209。

¹⁰⁷ 兩文皆引《晉中興書》，指于瓚為穆帝時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事；又指出臣瓚所引《茂陵書》及《漢祿秩令》皆亡於西晉，于瓚為東晉人，年代不合；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瓚時職典祕書，故稱「臣」。兩處文字雖有出入，義則無別。司馬遷，《史記（修訂本）》，附錄一，頁4039-4040；班固，《漢書》（北圖版），〈前漢末〉，頁3b-4a。

四、顏師古拒引姚察理由蠡測

《顏氏家訓·慕賢》有云：

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¹⁰⁸

可見於顏之推而言，掠人之美是難以容忍的罪責。師古幼承庭訓，理當遵從祖父教誨，其於〈敘例〉臚列前人二十三家之名氏、爵里，蓋亦欲歸美前賢，稱顯其名。然而，面對《訓纂》一書，師古卻又資取其義，而一字不提姚察，以至於為後世學者所詬病。其矛盾態度背後到底有何因由，本節將詳加探討。

(一)近代史注之通弊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專闢一節討論姚、顏二注之關係，以為姚察《訓纂》有近代史注之通弊，故為師古所排斥。〈敘例〉云：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¹⁰⁹

吉川氏認為，姚察多引地理方志、小說家言，正有〈敘例〉所斥「競為該博，多引雜說」之弊，故師古既取《訓纂》以資參考，又以批判角度看待其書。¹¹⁰ 以下將略述其說，並探討師古於全書之中拒不稱引姚察，是否與此有關。

¹⁰⁸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2，頁159-160。

¹⁰⁹ 班固，《漢書》，頁3。

¹¹⁰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288。

1. 多引雜說

先論地理方志。〈地理志〉顏注云：

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¹¹¹

可見師古對地理書頗為排斥。而吉川氏自《索隱》、《正義》抄出姚察所引書目、人名 28 種，其中包括《北疆記》、《三輔故事》、《博物志》、《廣州記》、《永嘉記》、《關中記》、《林邑記》、《山海經》等，地理書所佔比例相當高。吉川氏因而指出，地理書作為「雜說」而遭師古排斥，然而姚察對於利用地理書，尤其方志，卻似未如此警惕。¹¹²

吉川氏以姚察所引書目為憑，看似客觀，其實不然。首先，單取《索隱》、《正義》所引姚注為據，本就有所偏頗。正如錢大昕所言：「司馬長於駁辨，張長於地理。」¹¹³ 兩書徵引姚注，亦多側重於辨駁前說、解釋地理，未必能完全反映《訓纂》本來面貌。再者，文中所輯姚察引書之目多有錯訛，如下例：

《史記·南越列傳》「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

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按《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三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鎮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曰「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之歌云也。¹¹⁴

吉川氏以為例中《廣州記》為姚察所引，然尋單刻本《索隱》，「姚氏」云云在「尋陝」下，「《廣州記》」云云在「石門」下，則後者為小司馬所引甚明。¹¹⁵ 古書無標點，往往難以分辨引文止於何處。惟吉川氏凡見注中徵引姚說，即將其下

¹¹¹ 班固，《漢書》，卷 28 上，頁 1543。

¹¹²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86-287。

¹¹³ 錢大昕著，孫開萍等點校，《廿二史考異（上）》，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 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卷 5，〈史記五·正義序〉，頁 105。

¹¹⁴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88。

¹¹⁵ 司馬貞，《史記索隱》第 2 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毛晉汲古閣單刻本），卷 25，頁 3b。

之書盡歸姚察所引，似有欠妥當。本文輯佚從嚴，自《訓纂》佚文 197 條之中，得姚察引書 54 種，列如表二：¹¹⁶

表二：《漢書訓纂》引用文獻列表

1. 鄭玄注《毛詩》(揚 37)	2.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揚 51)
3. 鄭玄注《周禮》(揚 27)	4. 《禮記》(鈔 93/13)
5. 杜預注《左傳》(索 7/416)	6. 何休注《公羊傳》(揚 4)
7. 徐邈注《穀梁傳》(揚 4)	8. 賈逵注《國語》(揚 23)
9. 《孔子家語》(揚 37)	10. 李巡注《爾雅》(揚 16)
11. 《廣雅》(索 27/1572)	12. 李軌注《小爾雅》(揚 50)
13. 郭璞注《方言》(揚 19)	14. 《釋名》(索 59/2554)
15. 宋均注《春秋緯》(索 27/1560)	16. 《三蒼》(揚 27)
17. 《埤蒼》(揚 14)	18. 李彤《單行字》(揚 29)
19. 《說文》(揚 6)	20. 《字林》(揚 18)
21. 李登《聲類》(揚 31)	22. 呂靖《韻集》(揚 31)
23. 《通俗文》(揚 27)	24. 何承天《纂文》(索 12/593)
25. 《史記》(揚 50)	26. 《漢書》(揚 17)
27. 《漢紀》(索 95/3234)	28. 《晉中興書》(景 3a)
29. 《竹書紀年》(揚 22)	30. 《楚漢春秋》(索 106/3418)
31. 《穆天子傳》(景 3a)	32. 《益部耆舊傳》(索 26/1506)
33. 《山海經》(索 117/3676)	34. 《黃圖》(揚 18)
35. 《三輔故事》(索 95/3232)	36. 《廣州記》(索 113/3596)
37. 《北疆記》(索 93/3195)	38. 《漢宮閣疏》(揚 39)
39. 宋衷注《世本》(鈔 93/13)	40. 劉熙注《孟子》(鈔 93/13)
41. 桓譚《新論》(索 12/587)	42. 虞喜《志林》(鈔 88/714)
43. 《列子》(鈔 93/15)	44. 高誘注《呂氏春秋》(鈔 93/15)
45. 許慎注《淮南子》(揚 12)	46. 高誘注《淮南子》(揚 49)
47. 《風俗通》(索 12/609)	48. 《兵書》(索 27/1594)
49. 《天官占》(索 27/1566)	50. 《荊州占》(索 27/1562)
51. 王逸注《楚辭》(揚 44)	52. 《庾翼集》(景 3a)
53. 諸詮《百賦音》(揚 17)	54. 《善文》(索 48/2367)

¹¹⁶ 以下為節省篇幅，各書只舉一例出處。「索」指《史記索隱》，出處為司馬遷，《史記（修訂本）》；「鈔」指《文選鈔》，出處為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註彙存》；「揚」指日藏《漢書·揚雄傳》殘卷，出處為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國寶漢書揚雄傳第五十七》；「景」指景祐本《漢書》卷末余靖上言，出處為班固，《漢書》（北圖版），〈前漢末〉。凡不分卷者只標頁數，否則分別標明卷、頁數，中以斜線區隔。

自表二可見，姚察所引之書近半皆為經書、經注及小學之書，地理書僅有 6 種 (11.1%)。相比之下，顏注引書約 140 種，其中地理書 17 種 (12.1%)。¹¹⁷ 兩相對照，可知姚察雖利用地理書，但程度遠不如吉川氏所言之高。再者，師古對方志異聞雖有所排斥，但亦非全棄而不取。如〈地理志〉「馬邑」下，其引《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¹¹⁸ 又「龍川」下，其引《廣州記》云：「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¹¹⁹ 以上兩書，皆語涉荒誕，師古卻仍採之於注。由是觀之，師古對地理書，其實未如吉川氏所言這般排斥。

除地理方志外，吉川氏認為姚察注中亦引用了「近似於委巷小說家言的雜說」。¹²⁰ 文中指出，師古作為史注家，對小說家之厭惡相當徹底，對太過近似於小說家之說亦頗為警惕。如〈王貢兩龔鮑傳〉提及商山四皓，顏注云：

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¹²¹

又〈匡張孔馬傳〉「匡鼎來」，顏注斥《西京雜記》云匡衡小名鼎，絕知者之聽。¹²² 〈高帝紀〉「用陳平祕計得出」，顏注斥《新論》謂陳平遺闕氏美女圖，以為蓋桓譚以意測之，非紀傳所說也。¹²³ 自以上諸例，可見師古對正史所不載、近於街談巷語之說，誠甚排斥。而姚察注中確曾引用近似之說。如〈陳勝項籍傳〉「吾聞二世，少子」，其引〈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¹²⁴ 二世為始皇第幾子，正史未記。姚察所引之書在杜預《善文》中，¹²⁵ 頗

¹¹⁷ 此依李晨軒所檢顏注引書 164 種，剔除當中師古並未直接引用者。李晨軒，《〈漢書〉顏注的文獻運用》（濟南：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08），頁 13-50。

¹¹⁸ 班固，《漢書》，卷 28 下，頁 1621。

¹¹⁹ 同前引，頁 1628。

¹²⁰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88。

¹²¹ 班固，《漢書》，卷 72，頁 3056。

¹²² 同前引，卷 81，頁 3331。

¹²³ 同前引，卷 1 下，頁 63。

¹²⁴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48，〈陳涉世家〉，頁 2367。案：此注當出自《漢書·陳勝項籍傳》同句下，故正文移歸。班固，《漢書》，卷 31，頁 1786。

¹²⁵ 此文裴駟、司馬貞皆有引用，同謂在《善文》中。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8，〈高祖本紀〉，頁 445；卷 87，〈李斯列傳〉，頁 3092。據《隋志》，杜預有《善文》五十卷。裴、馬二人所指當即此書。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 35，頁 1235。

疑為後人偽託。惟姚察縱然引用雜說，自現存佚文觀之，亦不過一二條而已。吉川氏憑此斷定《訓纂》有師古所斥「競為該博，多引雜說」之弊，似乎過於武斷。事實上，顏注所採晉灼注中，亦四引《楚漢春秋》為人物施安姓字。¹²⁶ 又〈高帝紀〉「陳平祕計」，師古所斥桓譚之說原屬應劭所引；〈匡張孔馬傳〉「匡鼎來」，張晏注云匡衡字鼎，亦正與《西京雜記》之說同。如依吉川氏所言，則師古所採各家舊注，其實皆有援引雜說之嫌。

2. 攻擊本文

觀〈敘例〉所言，師古對近代史注之批評，不只在於「多引雜說」，更在於「攻擊本文」。唐人治經，主張注不破經，疏不破注。師古治史，亦以不破史文為原則。然而，近代注家輒引他書質疑紀傳之說，甚或詆訶《漢書》本文，以「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師古對此甚為不滿，故〈敘例〉強調：「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¹²⁷ 明言其注乃以翼輔《漢書》為原則。吉川氏指出，顏注其實亦非完全不引雜說，但不同的是，師古始終潛心於《漢書》之中，以利用《漢書》來注釋《漢書》為原則。¹²⁸

觀今存姚察之注，以《漢》注《漢》之條目有 11 條，列如表三。姚氏或訓釋字詞，或考證名物，或駁正前說，皆以《漢書》本文為據。〈揚雄傳〉「乃望通天之繹繹」，姚察引〈五行志〉「繹繹未至地滅」，訓「繹繹」為光采；同篇「雖方征僑與偃佺兮」，姚察引〈相如傳〉「廝征伯僑」，以明「征僑」之所指；〈郊祀志〉「太史公談」，韋昭以為「太史公」乃遷外孫楊惲所加，而姚察指出〈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可見此稱非惲所加；〈竇田灌韓傳〉「宗室諸竇」，姚察引〈酷吏傳〉「由以宗室任為郎」，疑外戚亦可呼為「宗室」，即「諸竇」亦在「宗室」之列；〈韓彭英盧吳傳〉「其舍人得罪信」，姚察引〈功臣表〉指出舍人即慎陽侯樂說，此連師古亦失察；又〈張陳王周傳〉「東見倉海君」，姚注云：「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也。」實暗用〈武帝紀〉元朔元年（128 B.C.）之記載。自以上數例，可見姚察對班史諸篇極為了解，甚至已到掩卷能誦之地步。其注每多以史文互證，處處皆以《漢書》本文為依歸，此正與師古之注史原則相合。

¹²⁶ 班固，《漢書》，卷 31，〈陳勝項籍傳〉，頁 1797；卷 35，〈荊燕吳傳〉，頁 1901；卷 37，〈季布欒布田叔傳〉，頁 1979；卷 43，〈酈陸朱劉叔孫傳〉，頁 2124。

¹²⁷ 同前引，頁 3。

¹²⁸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頁 295。

表三：姚察以《漢》注《漢》條目列表

	篇目	正文	姚注所涉篇目
1	〈郊祀志〉	有司與太史公談	〈司馬遷傳〉(索 12/587)
2		甘泉更置前殿	〈揚雄傳〉(索 12/607)
3	〈韓彭英盧吳傳〉	其舍人得罪信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索 92/3186)
4	〈張陳王周傳〉	東見倉海君	〈武帝紀〉(索 55/2472)
5	〈竇田灌韓傳〉	宗室諸竇	〈酷吏傳〉(索 107/3436)
6	〈揚雄傳〉	乃望通天之繹繹	〈五行志〉(揚 17)
7		雖方征僑與偃佺兮	〈司馬相如傳〉(揚 24)
8		御宿	〈百官公卿表〉(揚 39)
9		曠分殊事	〈司馬相如傳〉(揚 44)
10		剖明月之珠胎	〈司馬相如傳〉(揚 52)
11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陽山	〈地理志〉(索 113/3595)

(二) 回歸古注之原則

師古對近代史注頗有微詞，謂其「多引雜說，攻擊本文」，然如上文所述，姚注縱然引用一二雜說，卻始終以《漢書》本文為依歸。實則，師古拒不稱引姚察，與《訓纂》是否有近代史注之弊或無太大關係。吉川氏文中曾言：

師古注本就有著回歸漢、魏、晉舊注的大原則。在此大原則下，師古甚至刻意「隱沒」祖父、叔父之名。因此，或許對師古而言，姚察說能在其注中得到採納，縱被「隱沒名氏」，亦當被視為光榮才是。¹²⁹

師古是否有此想法，實已難知。然而，吉川氏謂顏注以回歸古注為原則，所言甚是。本文認為，師古正是出於此一原則，而刻意於全書之中，拒不稱引作為南朝注家的姚察。

師古有意發揚古注，此自〈敘例〉已可見端倪。文中云：「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¹³⁰ 後人多斥師古言行不一，此云不隱，而暗中行竊。惟自敦煌寫本及裴駟、司馬貞、張守節、李善等所言可知，唐時通行之《漢

¹²⁹ 同前引，頁 283。

¹³⁰ 班固，《漢書》，頁 3。

書》注本，注者姓名多有散失。¹³¹ 今本凡引注皆署以「某某曰」，蓋師古據別本一一還其姓名。是知師古無意隱沒諸家名氏，掠美自歸。恰恰相反，師古實有意稱顯前賢，弘揚舊注。只不過，其所欲弘揚者僅漢、魏、晉之古注而已。近人之注，師古非但無意發揚，反而出於回歸古注之原則，刻意隱沒。〈敘例〉列舉諸家注釋，起東漢荀悅，迄北魏崔浩，凡二十三家。荀悅、郭璞、崔浩三人雖非《漢書》注家，亦被納入其中，但南朝以來諸家，包括《隋志》所言「並為名家」且有著作傳世的劉顯、韋稜、姚察、蕭該、包愷，以至師古叔父遊秦，卻被完全隱去，排斥於此二十三家之外。景祐本《漢書》卷末中，補入了〈敘例〉隱含的第二十四家：師古的名氏、爵里被列於崔浩之下，形成一條自東漢迄唐《漢書》注家的傳承脈絡。¹³² 崔、顏之間相隔二百餘年，其間《漢書》注釋何等鼎盛，然於此條二十四家的傳承脈絡之中，卻竟無一席之地。師古屏棄新注、回歸古注之意，表露無遺。

正因師古有揚古注、抑今注之意，故其於書中徵引之時，方式往往有別：凡用古人之說，不嫌直出其名；如用近人之說，則多掩去其名。以徐廣與裴駟為例，二人同注《史記》，但前者師古既多暗襲，亦嘗明引；而後者師古則由始至終不曾稱引，仿似未見其書。惟楊明照舉出兩注相合者十四條，竊鈇之跡難掩。¹³³ 是知師古亦曾取資裴書，惟不出其名而已。師古不但屢用裴駟之說而未嘗稱引，縱是駁斥其說，亦刻意隱去其名。如〈司馬遷傳〉「《春秋》文成數萬」，顏注云：

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¹³⁴

〈太史公自序〉同句下，《集解》云：「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

¹³¹ 如〈史記集解序〉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司馬遷，《史記（修訂本）》，附錄一，頁 4038。又《文選·西都賦》「夜光在焉」下，李善注先引《漢書》，復引「音義」，下曰：「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義而已。」蕭統編，《文選》第 1 冊，卷 1，頁 13。徐建委認為，諸家所見不題注者姓名之「音義」，皆指蔡謨本夾注，其說近是。徐建委，〈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10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47-58。

¹³² 班固，《漢書》（北圖版），〈前漢末〉，頁 4b。

¹³³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漢書顏注發覆〉，頁 91-93。

¹³⁴ 班固，《漢書》，卷 62，頁 2718。

也。」¹³⁵ 是知顏注所斥「學者」，實即裴駟。師古不嫌稱引徐廣，但不論以裴說為是，抑或以裴說為非，皆不出其名，蓋徐廣近古，裴駟近今。又楊明照文中臚列顏注所襲取之諸家，其中如東漢曹大家、胡廣等，師古雖暗襲其說，亦有明引之例；而南朝以後樂產、顧野王、蕭詒、包愷、孔文祥等，師古雖用其注，諸人名姓卻無一見於顏氏書中。此亦可證師古於古今注釋之態度迥然有別。

再觀〈敘例〉所列二十三家。其中數家師古甚少稱引，如項昭、劉寶之注，全書僅見一、二條，崔浩、蔡謨亦不過四條。項、劉、崔三家尚且不論，然而師古對蔡謨評價極低。〈敘例〉嘗貶之曰：「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¹³⁶ 言下之意，是以為其注全無價值。但儘管如此，蔡謨仍於二十三家之中佔一席位，顏注亦明引其說。師古縱以蔡注為非，亦先引其言而後駁之，不介意直出其名。相比之下，姚察《訓纂》於班史多所發明，不但唐人時有徵引，師古亦多資取其義。然而顏氏全書之中，卻不見明引之例。正如前節所論，師古縱無意暗襲其說，亦僅以「一云」引之；如欲駁斥其說，亦僅以「學者」二字帶過，而絕不稱引其名。此正與上文顏注暗引裴駟說之手法同出一轍。師古不嫌稱引蔡謨，卻刻意隱沒姚察之名，非以後者之注不及前者，而是因蔡謨近古，姚察近今，如此而已。

古人之注，縱未必佳，師古亦不拘稱引；而近人之注，縱有可取，師古亦絕不彰顯其名。陳直以為師古屏棄一切近注不錄，「未免有偏見存乎其間」，所言甚是。師古於書中處處明引二十三家之說，而絕不稱引南朝以來注家，歸根究柢，不過出於一己之偏見而已。實則，師古如欲回歸漢、魏、晉古注，大可盡棄近人之注不用。然而，師古一方面取用諸家之說，肯定其注之價值；另一方面卻又拒出諸家之名，刻意埋沒其注史之功，難免為人詬病。正如前節所述，顏注之所以大顯於時，蓋其注不但廣引漢晉舊說，亦不忘吸收近人之注，博採眾長而折中諸說。然而，師古雖然取資於南朝以來諸家之書，卻刻意將眾人排斥於《漢書》注釋的傳承脈絡之外。不論此舉出於何意，其行為的確算不上光明正大。姚瑊之所以欲撰書發明曾祖舊義，大抵亦正是不滿於此。可惜姚瑊雖有心發揚《訓纂》，卻已無力回天。顏注書成不久，即如宋人陳振孫所言，「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¹³⁷ 而其餘諸家之書，卻隨著顏注大行於世，先後走上散佚之路。時至今日，包括師古在內的二十四家注，成為後世學者研讀《漢書》不可或缺的材料；而被屏棄於傳承脈

¹³⁵ 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卷 130，頁 4004。

¹³⁶ 班固，《漢書》，頁 2。

¹³⁷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 4，〈正史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頁 106。

絡之外的姚察、蕭該等人，不但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幾乎為世所遺忘。

五、結語

姚察《漢書訓纂》為南朝以迄隋唐《漢書》重要注釋之一，此書背後更牽涉顏師古「注書行竊」之學術公案。本文爬梳傳世文獻，鉤沉《訓纂》佚文，取姚察注與師古注對讀，詳細探討兩者之關係，茲得結論如下：

一、《訓纂》為一《漢書》集注，引注範圍與顏注高度重合。此書唐時頗行於中日兩地，然至北宋中土已罕有流傳，南宋以後亦於日本絕跡。

二、比對姚、顏二注，因襲之跡昭然若揭。兩《唐書》所記取姚瑛曾祖書為己說者，當即師古。師古既多襲取《訓纂》，亦時有補充、訂正其說。

三、顏氏全書未嘗稱引姚察，不論以其說為是，抑或以其說為非，皆以「一云」、「學者」等語引之，而不直出其名，蓋姚察為南朝注家，師古出於回歸古注之原則，刻意將一切近代注家屏除於《漢書》注釋的傳承脈絡之外。

孫顯斌云：「顏師古引用隋唐以來的成果絕少，基本上還是參考兩晉以前的舊注而作新注。」¹³⁸ 此為近代學者之普遍觀點。然自上文可知，顏注實際上亦參考了不少兩晉以後之注。惟晉以前古注，師古多明引；晉以後近注，師古則多暗用，後人無從知曉而已。若能全面採輯其他南朝至唐《漢書》注解，取之與顏注對讀，或可更明師古於近注之取捨。

（責任校對：吳克毅）

¹³⁸ 孫顯斌，〈《漢書》顏師古注研究〉，頁 5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weiyuanhui* 整理，《爾雅注疏》*Erya zhushu*，《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 第 24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0。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法國國家圖書館 Faguo guojia tushuguan 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Facang Dunhuang Xiyu wenxian* 第 2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 王 勃 Wang Bo 著，蔣清翊 Jiang Qingyi 註，《王子安集註》*Wang Zi'an j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 王利器 Wang Liqi，《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Yanshi jiaxun jijie (zengbu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 王堯臣 Wang Yaochen 等編，錢東垣 Qian Dongyuan 輯釋，《崇文總目》*Chongwen zongmu* 第 2 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1882）後知不足齋刊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ba nian (1882) Houzhibuzuzhai kanben。
- 王鳴盛 Wang Mingsheng 撰，黃曙輝 Huang Shuhui 點校，《十七史商榷》*Shiqishi shangque*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6。
- 令狐德棻 Linghu Defen 等，《周書》*Zhou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1。
- 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著，胡三省 Hu Sanxing 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 Biaodian Zizhi tongjian xiaozu 校點，《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 第 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
- 司馬貞 Sima Zhen，《史記索隱》*Shiji suoyin* 第 2 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毛晉汲古閣單刻本 Riben Neige wenku cang Ming Mao Jin Jiguge dankeben。
- 司馬遷 Sima Qian 撰，裴駟 Pei Yin 集解，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修訂本）》*Shiji (xiu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4。
- 佚 名 Anonymous 編選，《唐鈔文選集註彙存》*Tangchao Wenxuan jizhu huicu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0。

- 呂祖謙 Lü Zuqian, 《大事記解題》*Dashiji jiet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32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1986。
- 宋 祁 Song Qi, 《宋景文公筆記》*Song Jingwen gong biji*, 收入左圭 Zuo Gui 編, 《百川學海》*Baichuan xuehai* 第 25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2004,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yingyin Song keben*。
- 宋 庠 Song Xiang, 《國語補音》*Guoyu buyin*, 收入韋昭 Wei Zhao 注, 《國語》*Guoyu* 第 6 冊, 北京 Beijing: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2006,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遞修本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yingyin Song ke Song Yuan dixiuben*。
- 杜 佑 Du You 撰, 王文錦 Wang Wenjin 等點校, 《通典》*Tongdian* 第 10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6。
- 沈 約 Shen Yue, 《宋書》*Songshu* 第 3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4。
- 沈欽韓 Shen Qinhan, 《幼學堂文稿》*Youxuetang wengao*, 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514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清嘉慶十八年 (1813) 刻道光八年 (1828) 續刻本 Qing Jiaqing shiba nian (1813) ke Daoguang ba nian (1828) xukeben。
- 沈欽韓 Shen Qinhan 等, 《漢書疏證: 外二種》*Hanshu shuzheng: wai er zhong* 第 1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 Kyōto teikoku daigaku bungakubu 編, 《漢書楊雄傳殘卷》*Hanshu Yang Xiong zhuan canjuan*,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Kyōto teikoku daigaku bungakubu eiin kyū shōhon* 第 2 集, 京都 Kyoto: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 Kyōto teikoku daigaku bungakubu, 1935。
- 姚思廉 Yao Silian, 《陳書》*Che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2。
- _____, 《梁書》*Liangshu* 第 1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3。
- 姚振宗 Yao Zhenzong 撰, 劉克東 Liu Kedong 等整理, 《隋書經籍志考證(二)》*Suishu jingzhi kaozheng 2*, 收入王承略 Wang Chenglue、劉心明 Liu Xinming 主編,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Ershiwushi yiwen jingzhi zhi kaobu cuibian* 第 15 卷, 北京 Beijing: 清華大學出版社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14。

- 洪邁 Hong Mai 撰，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容齋隨筆》*Rongzhai suibi*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5。
- 洪頤煊 Hong Yixuan，《讀書叢錄》*Dushu conglu*，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年 (1822) 富文齋刊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Daoguang er nian (1822) Fuwenzhai kanben。
- 班固 Ban Gu 撰，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Shanghai shifan daxue guji zhengli yanjiusuo 整理，《漢書補注》*Hanshu bu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 班固 Ban Gu 撰，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 _____，《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3，《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遞修本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yingyin Beisong ke dixiuben*。
- 祝尚書 Zhu Shangshu，《楊炯集箋注》*Yang Jiong ji jianzhu*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 馬國翰 Ma Guohan 輯，《玉函山房輯佚書》*Yuhan shanfang jiyi shu* 第 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清光緒九年 (1883) 鄭煥仙館本 Qing Guangxu jiu nian (1883) Langhuanxianguan ben。
- 高步瀛 Gao Buying 著，曹道衡 Cao Daoheng、沈玉成 Shen Yucheng 點校，《文選李注義疏》*Wenxuan Lizhu yishu*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張文虎 Zhang Wenhui，《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Jiaokan Shiji jijie suoyin zhengyi zhaji*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
- 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徐小蠻 Xu Xiaoman、顧美華 Gu Meihua 點校，《直齋書錄解題》*Zhizhai shulu jiet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 惠棟 Hui Dong，《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Yuyang shanren jinghualu xunzuan*，《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225-226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湖北省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惠氏紅豆齋刻本 Hubeisheng tushuguan Qinghua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Huishi Hongdouzhai keben。
- 焦循 Jiao Xun 撰，沈文倬 Shen Wenzhuo 點校，《孟子正義》*Mengzi zhengyi*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 楊守敬 Yang Shoujing 著，施和金 Shi Hejin 整理，《晦明軒稿》*Huimingxuan gao*，收入謝承仁 Xie Chengren 主編，《楊守敬集》*Yang Shoujing ji* 第 5 冊，武漢

- Wuhan：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renmin chubanshe、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1988。
- 劉 昫 Liu Xu 等，《舊唐書》*Jiu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 劉義慶 Liu Yiqing 著，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余嘉錫 Yu Jiayi 箋疏，周祖謨 Zhou Zumo 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Shishuo xinyu jians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樂 史 Yue Shi 撰，王文楚 Wang Wenchu 等點校，《太平寰宇記》*Taiping huanyu ji*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 蕭 統 Xiao Tong 編，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xuan*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
- 蕭 統 Xiao Tong 編，李善 Li Shan 等注，《六臣注文選》*Liuchenzhu wenx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四部叢刊》本 *Sibu congkan ben*。
- 錢大昕 Qian Daxin 著，孫開萍 Sun Kaiping 等點校，《廿二史考異（上）》*Nian'ershi kaoyi (shang)*，收入陳文和 Chen Wenhe 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Jiading Qian Daxin quanji (zengdingben)* 第 2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6。
- 謝維新 Xie Weixin、虞載 Yu Zai 輯，《古今合璧事類備要》*Gu jin hebi shilei beiyao* 第 27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6，《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yingyin Song keben*。
- 魏 徵 Wei Zheng 等，《隋書（修訂本）》*Suishu (xiu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9。
- 魏小虎 Wei Xiaohu 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彙訂》*Siku quanshu zongmu huiding* 第 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 藤原通憲 Fujiwara no Michinori，《通憲入道藏書目錄》*Tongxian rudao cangshu mulu*，收入塙保己一 Hanawa Hokiichi 編纂，《群書類從》*Gunsho ruijū* 第 28 輯，東京 Tokyo：続群書類從完成会 Zoku gunsho ruijū kanseikai，1986。
- 小沢賢二 Ozawa Kenji，《史記正義佚存訂補》*Shiki seigi itsuzon teihō*，收入水澤利忠 Mizusawa Toshitada 編，《史記正義の研究》*Shiki seigi no kenkyū*，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ūko shoin，1994。

京都国立博物館 Kyoto National Museum 編，石塚晴通 Ishizuka Harumichi 等解說，
《国宝漢書楊雄伝第五十七》*Kokuhō Kanjo Yō Yū den dai gojūnana*，東京
Tokyo：勉誠出版 Bensei shuppan，2019。

二、近人論著

- 王 瑾 Wang Jin 等，〈追尋唐人的仕宦足跡——以唐《姚瑛墓志》為例〉“Zhuixun Tangren de shihuan zuji: yi Tang Yao Ting muzhi wei li”，《陝西開放大學學報》*Shanxi kaifang daxue xuebao*，24.1，西安 Xi'an：2022，頁 59-66。
- 王永平 Wang Yongping、孫艷慶 Sun Yanqing，〈顏師古《漢書注》“抄襲舊注”說之再檢討〉“Yan Shigu Hanshuzhu ‘chaoxi jiuzhu’ shuo zhi zai jiantao”，《史學史研究》*Shixueshi yanjiu*，2，北京 Beijing：2010，頁 17-32。
- 李步嘉 Li Bujia 輯佚，《韋昭《漢書音義》輯佚》*Wei Zhao Hanshu yinyi jiyi*，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1990。
- 李晨軒 Li Chenxuan，《《漢書》顏注的文獻運用》*Hanshu Yanzhu de wenxian yunyong*，濟南 Jinan：山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 Shandong shifan daxue Zhongguo gudian wenxian xue zhuanye shuoshi lunwen，2008。
- 李梅訓 Li Meixun，〈司馬貞生平著述考〉“Sima Zhen shengping zhushu kao”，《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Anhui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28.1，蕪湖 Wuhu：2000，頁 109-111。
- 金少華 Jin Shaohua，《古抄本《文選集注》研究》*Gu chaoben Wenxuan jizhu yanjiu*，杭州 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2015。
- 孫 猛 Sun Meng，《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Ribenguo xianzai shu mulu xiangkao*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 孫顯斌 Sun Xianbin，《《漢書》顏師古注研究》*Hanshu Yan Shigu zhu yanjiu*，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8。
- 徐建委 Xu Jianwei，〈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Dunhuangben Hanshu yu Jin Tang zhijian de Hanshu chuanben”，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bianjibu* 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luncong* 第 10 輯，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8，頁 47-58。
- 袁傳璋 Yuan Chuanzhang，《宋人著作五種徵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Songren zhuzuo wu zhong zhengyin Shiji zhengyi yiwen kaos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6。
- 許經豪 Hui King Ho，〈顏師古名字小議〉“Yan Shigu ming zi xiaoyi”，《中國語文通訊》*Zhongguo yuwen tongxun*，76，香港 Hong Kong：2005，頁 19-25。

- 陳 直 Chen Zhi, 《漢書新證》 *Hanshu xinzhe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8。
- 陳金城 Chen Chin-chen, 《南朝四史對《漢書》史學繼承之研究》 *Nanchao sishi dui Hanshu shixue jicheng zhi yanjiu*, 臺北 Taipei: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 Zhongguo wenhua daxue shixuexi boshi lunwen, 2010。
- 陳潔圓 Chen Jieyuan, 《《漢書》未署名音義整理與研究》 *Hanshu wei shuming yinyi zhengli yu yanjiu*, 貴陽 Guiyang: 貴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論文 Guizhou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zhuanye shuoshi lunwen, 2019。
- 程金造 Cheng Jinzao 編, 《史記索隱引書考實》 *Shiji suoyin yinshu kaoshi* 下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8。
- 黃 征 Huang Zheng, 《敦煌俗字典(第二版)》 *Dunhuang suzi dian (di er b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19。
- 楊明照 Yang Mingzhao, 《學不已齋雜著》 *Xuebuyizhai za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5。
- 潘銘基 Poon Ming Kay, 《《漢書》顏師古《注》探究》 *Hanshu Yan Shigu Zhu tanjiu*,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哲學博士論文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yuyan ji wenxue xuebu zhexue boshi lunwen, 2005。
- 應三玉 Ying Sanyu, 《《史記》三家注研究》 *Shiji Sanjiazhu yanji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8。
- 羅香林 Lo Hsiang-lin, 《顏師古年譜》 *Yan Shigu nianpu*,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41。
- 饒宗頤 Jao Tsung-i 作,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 *Rao Zongyi ershi shiji xueshu wenji bianji weiyuanhui* 主編, 《楚辭書錄》 *Chuci shulu*,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Rao Zongyi ershi shiji xueshu wenji* 第 16 冊,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 2003。
- 小林芳規 Kobayashi Yoshinori, 《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究》 *Heian Kamakura jidai ni okeru Kanseki kundoku no kokugo shi teki kenkyū*, 東京 Tokyo: 東京大學出版會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67。doi: 10.11501/8312669
- 吉川忠夫 Yoshikawa Tadao, 〈顏師古の『漢書』注〉“Gan Shiko no Kanjo chū”, 《東方學報》 *Tōhō gakuho*, 51, 京都 Kyoto: 1979, 頁 223-319。
- 尾崎康 Ozaki Yasushi, 《正史宋元版の研究》 *Seishi Sō Gen pan no kenkyū*, 東京 Tokyo: 汲古書院 Kyūko shoin, 1989。

- 洲脇武志 Suwaki Takeshi, 〈姚察『漢書訓纂』とその受容〉“Yō Satsu Kanjo kunsan to sono juyō”, 《東洋文化》 *Tōyō bunka*, 113, 東京 Tokyo: 2016, 頁 44-58。
- 森野繁夫 Morino Shigeo、富永一登 Tominaga Kazuto, 〈文選集注所引「鈔」について〉“Monzen shūchū sho in ‘shō’ ni tsuite”, 《日本中國學會報》 *Nippon Chūgoku gakkai hō*, 29, 東京 Tokyo: 1977, 頁 91-105。

The Compilation and Study of Yao Cha's *Hanshu Xunzuan*: Focusing on Its Relation to Yan Shigu's *Hanshu* Commentary

Janice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icelinggg@link.cuhk.edu.hk

ABSTRACT

Yao Cha 姚察 (533-606), an official of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 wrote the *Hanshu xunzuan* 漢書訓纂, a 30-volume commentary on the *Hanshu*. His work was widely circulated at one time, but has long been lost. Fortunately, Yao Cha's annotations were cited by a number of texts in the Tang dynasty, including the *Shiji suoyin* 史記索隱 and the *Shiji zhengyi* 史記正義. The annotations on a Tang manuscript fragment of Yang Xiong's *Hanshu* biography 漢書揚雄傳 also quoted more than a hundred entries from the *Xunzuan*. These citations afford us a glimpse of Yao's long lost book. According to the *Jiu Tangshu* 舊唐書, the *Xunzuan* was plagiarized by "later *Hanshu* commentator(s)." Although no specific names were revealed, the Qing scholar Shen Qinhan 沈欽韓 asserted that "the thief" was obviously Yan Shigu 顏師古 (581-645). Later scholars, including Yang Mingzhao 楊明照 and Yoshikawa Tadao 吉川忠夫, agreed with his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collects together the *Xunzuan*'s remaining fragments, compares Yao Cha's annotations with those of Yan Shigu, and discovers that Yan not only borrowed from Yao's work without giving credit, but he also developed and refuted some of Yao's view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Yan Shigu deliberately avoided referring to Yao Cha in any way due to his principle of adhering to commentaries from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hence his exclusion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from the line of transmission of *Hanshu* commentaries.

Key words: Yao Cha 姚察, Yan Shigu 顏師古, *Hanshu* 漢書, *Hanshu* commentaries, *Hanshu xunzuan* 漢書訓纂

(收稿日期：2022. 8. 3；修正稿日期：2022. 12. 27；通過刊登日期：2023. 3. 7)